

高阳

文集



草莽英雄

主 编 魏洪彬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由远流出版集团控股公司代表台北远景出版公司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0-239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草莽英雄 / 高阳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 2011.1
(高阳文集 : 珍藏版)

ISBN 978-7-5463-4595-6

I. ①草… II. ①高… III. ①历史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56538号

草莽英雄 (上、下)

著 者	高 阳
出 品	吉林出版集团·北京汉阅传播
出 品 人	周殿富
总 策 划	崔文辉
策划编辑	吴兴文
责任编辑	周海莉
封面设计	未 氓
开 本	650mm×960mm 1/16
印 张	54.5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北京吉版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北京市宣武区椿树园15-18号底商A222 邮编：100052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3398 发行部：010-63104979
网 址	http://www.jlpg-bj.com/
印 刷	北京振兴华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4595-6 定价：90.00元（共两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高阳(1926—1992),一说为1922年。台湾已故著名作家。高阳以历史小说的创作,享誉当代文坛,其作品的最大特色是“以历史入小说,以小说述历史”,从考据中探索历史的真相实况,并将求证索据所获的资料运用于小说之中。高阳著述丰富,一生著作约90余部,105册,读者遍及全球华人世界,有人以“有井水处有金庸,有村镇处有高阳”来描述高阳作品在华人社会的受欢迎程度。高阳过世的时候,友人挽联云:“文章憎命达,诗酒风流李太白;才学著书多,古今殷鉴罗贯中。”

由于种种原因,祖国大陆读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缘知晓高阳这位浙籍著名历史小说巨擘。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高阳作品的陆续翻印以及研究工作的徐徐展开,祖国大陆读者、研究者才逐渐有机会一睹其艺术风采。在20世纪90年代掀起一股高阳热,许多出

版社陆续出版高阳作品。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高阳的作品的出版分散于多家出版社,当然也不完整。基于这些考量,我们计划出版一套比较系统和完整的《高阳文集珍藏版》。

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和地域,语言风格与我们现在的阅读习惯有所不同,但出于对高阳先生作品的尊重,我们在稿件编辑过程中,采取了非常审慎的态度,除了对原文中明显差误作了更正,极个别地方略有删改,尽量保留文章原貌。

编 者

当然，阿狗不会肯跟罗龙文一起到嘉兴，变成一方面放虎归山，一方面自投罗网。他跟张怀都认为只要局面能控制得住，便就有了与官军周旋到底的本钱。如今这笔“本钱”已经到手了；罗龙文的本心也探测明白了，不妨开门见山说个明白。

两人对看了一眼，取得默契，便由阿狗发言：“罗师爷，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是赵文华也好，胡总督也好，总之，官军已经无法教人信任。我现在老实告诉罗师爷，这里所有的人马，都看我们两个人的动向。我们俩的动向，要看罗师爷的态度。”

罗龙文一惊！发觉阿狗的态度，已有很大的改变，原来是帮着官军，平定局势，料理善后；现在变成利用余众，对抗官军。然而，不过片刻之间，何能说服叶麻、陈东等人的部下，甘受驱使？看来亦不过空言恫吓。不过，诸首部众，蛇无头而不行，正在群情惶惑之际，倘有人出头来维持，其言亦容易见听。所以，即或此刻是说大话。但到了明天很可能成为事实。照此看来，阿狗的这番话，仍旧不能不重视。

“第三，”阿狗在罗龙文对面坐了下来，慢条斯理地说，“罗师爷，我想先请问你，官军到底有用没有用？”

问到这话，罗龙文立即了解了他的意思。因为官军无用，才不能不走招抚这条路子；如今阿狗作此一问，显然是表示，并不惧惮官军，倘或所求不遂，或者一口气咽不下，仍会拼命。官军虽众，亦必落个两败俱伤。那时言官参上一本，不但胡宗宪禄位难保，就是赵文华的前程，亦未见得能由严嵩回护得住。

他在想，这三点威胁，除了自己的一条命，为胡宗宪所珍惜，赵文华未必重视以外，另外两点关系重大，赵文华决不能不顾。

转念到此，慨然答道：“李老弟，你不必再往下说了！我完全明白。这件事包在我身上，还你们新鲜无恙的一个徐海，一个洪东冈。不过，你们两位千万不可轻举妄动，一切的一切，都按原来的步骤做。如何？”

“那么官军呢？慢慢逼拢来了！我们不能坐着等死。”

“不会，不会！我要胡总督马上下令退兵。”

说着，罗龙文已经下笔如飞，将阿狗所提之点，都写了下来；要求胡宗宪立刻跟赵文华交涉：第一，退兵；第二、释放徐、洪二人。

“信写好了！谁送？”罗龙文看着阿狗说，“我有句话，似乎不便出口。”

“不妨！请说。”

“李老弟，你不要误会我是在耍调虎离山的花样；这封信，最好你去见胡总督，当面递交。”此言一出，阿狗与张怀不约而同地将视线落在罗龙文脸上，紧盯着看，是要看他说这句话，到底是不是出于本心。

“当然，这里也要紧！你们倒去商量商量看。”说着，罗龙文起身走到一边，表示特意回避，好让他们密谈。

阿狗觉得确有与张怀细作计议的必要，便使个眼色，首先往外

走，张怀会意，紧跟在他身后，到了院子里站定，面对面低声交谈。

“怎么样？”阿狗问道，“你一个顶得住，顶不住？”

“你，你的意思是，真的想去跑一趟？”

“是的。非我亲自去，不能有确实结果。”阿狗答说，“胡总督或许另有难处，信里不便说，只有当面问他才能弄清楚。”

张怀点点头，想了一会儿答说：“现在情势变了，都在等消息。如果骗一骗他们，我想可以骗得过去。”

“怎么骗法？”

“就说各位头儿被扣，是一场误会，大家少安毋躁，等你去见了胡总督再说。这样不就稳住了吗？”

“这是条缓兵之计。好倒是好，只怕有件事骗不过。”阿狗看着天色，“快天亮了！吴四、小尤两个人的踪迹，不容易瞒得住；那时候真相就会戳穿。”

“这有两个办法。一个是说他们吃里爬外，所以先关起来再说。再有一个办法是，索性把他们放出来，说是一场误会。”

“第二个办法不妥。就照第一个办法做吧！”

商量既定，阿狗将张义胜找了来，匆匆说明经过，请他与张怀合力维持现状。并且约定当天下午，一定赶回；然后找了两匹好马，带着喜儿直驰嘉兴。

罗龙文的信果然有力量，一投进总督辕门，胡宗宪立刻接见。

阿狗在胡宗宪亦是另眼相看的。前几次相见，因为要瞒人耳目，所以彼此装得毫无渊源似的。此刻却无所顾忌，阿狗觉得可以畅所欲言了，“大人，”他说，“徐海怎么样投过去卧底，怎么样从中苦心策应，这些情形，大人完全知道。如今这样子待他，恐怕以后没有人敢替大人出力了！”

话说得很率直，并不怕冒犯总督。胡宗宪内疚于心，亦不以他的话为忤，紧皱着眉，摆出一脸的苦恼，连连答说：“你不要着急，你不要着急！我一定想法子。”

见此光景，阿狗放了一半心，进一步追问：“罗师爷猜想，是赵大人不讲道理。请问大人，可有这话？”

“我也不瞒你，不过我说的话，你千万不能传出去。罗师爷的猜想不错，是赵大人在作梗。”

“为什么呢？”

“他也有他的理由，说朝廷花了这么多粮饷，征调这么多队伍，结果不能拿海盗头目一网打尽，对皇上不好交代。”

“大人！”阿狗立即接口，“你怎么不跟赵大人说明，徐海不是海盗。”

“这话，”胡宗宪很吃力地说，“现在讲不清楚了。”

阿狗大骇！汗流浹背，满眼金星，连声音都结巴了：“怎么讲不清楚？”他说，“如果徐海是海盗，那么指使他去做海盗的人，该怎么说？”

这可真是冒犯了，无异指着胡宗宪的鼻子质问。然而胡宗宪却只能报以苦笑。

“坏的是，徐海过去做过海盗，有案底在那里的，所以分辨不清楚了。”

听这一说，阿狗越发着急，几乎哭出声来：“大人，大人！”他说，“你怎么不跟赵大人解释，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就因为他没有出家做和尚以前，干过这一行，投过去，人家才会相信。不然，人家为啥拨几千人给他？为啥听他的话？为啥敢来投诚？杀投降的人是伤天害理的呢！”

这下胡宗宪亦变色了。倒不是因为阿狗的话说得太直，而是想

起“杀降不祥”这句话。于是，顿一顿足说：“我一定去争！你先回去，跟罗师爷说，退兵这一点，已经下令了，徐海我一定想法救他。”

“是，多谢大人！不过，洪东冈呢？”

“那可没有办法了。”

“大人！”阿狗有些性急的模样，“洪东冈亦非释放不可！不然罗师爷的性命不保，洪东冈的手下一定饶不过他。”

这使得阿狗遭遇到了极大的难题。在情势上，坚持要求释放徐海，名正言顺，所以不管态度如何强硬无礼，胡宗宪不能不容忍。而洪东冈的情形与徐海大不相同，不可相提并论，也就无法强责胡宗宪必须释放洪东冈。

可是，洪东冈如果不能与徐海一起脱险，不仅道义上对张怀无法交代，而且事实上亦不能取得张怀的支持，合力维持局面。这一点不能不明白告诉胡宗宪，极力争一争。

经过割切的说明，胡宗宪勉强答应，将洪东冈与徐海并作一案办理。而阿狗则又表示，要听到确实信息，再回桐乡。胡宗宪无奈，只好立刻去见赵文华。

看完罗龙文的信，赵文华的脸色很不好看，胡宗宪不免忧疑，不知他何以有此表情。

“汝贞！”他说，“这罗小华，究竟帮谁？”

“华公何出此言？”胡宗宪答说，“罗小华忠心耿耿，决无可疑。”

“我看，他是受了胁迫，才写这封信的。”赵文华摇摇头，将信递回给胡宗宪；很明显地，是无可商量的表示。

胡宗宪深悔处置失当，应该作为自己的意思，有所建议；不该将罗龙文的信拿给他看，变成受人要挟，不得不听，气量狭窄的赵文

华，心里当然很不舒服。

事已如此，只得将错就错，索性威胁他一番。主意打定，便即摆出忧形于色的神态说道：“华公，即令罗小华是在受胁迫之下，写的这封信，可是他说的话，是实在情形，不能谓之为危言耸听。”

“何以见得？”

“事情很明显地摆在哪里。狗急跳墙，人急悬梁，逼得他们急了，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胡宗宪说，“倘或华公一定坚持原来的主意，拿徐海与洪东冈视作叛逆，一起治罪，我自然只有听命的分儿。不过有一点我不能不先陈明，也就是说，请华公先答应我的一个要求。”

“呃！”赵文华问，“什么要求？”

“请华公从速移驾杭州。”

“这，这是为什么？”

“我接到报告，说为徐海不平的人很多。其中有些人跟徐海有生死相共的义气，恐怕会做出不利于华公的举动来。果真如此，我的责任担不起。杭州，我完全能够控制，可以负责保护华公。”

一听这话，赵文华脸色都急白了，“他们敢！”他色厉内荏地说，“我倒不信。”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胡宗宪说到这里，做出万般无奈的样子，顿一顿足，废然长叹。这样的表情，越发惹起赵文华的惊疑。

看他的脸色，猜到他的心理。胡宗宪自喜得计，这一下对症下药，一定可以将他吓得让步。

哪知一念未毕，赵文华吼了起来：“你别吓我！汝贞，我告诉你，”他转为很严厉的态度，“我绝不放那两个贼酋，我也不到杭州。

看他们其奈我何？”

胡宗宪与赵文华相识以来，还是第一次碰他这么大一个钉子，心里当然很不高兴，却又不敢发作，因而脸色越发难看，一阵青、一阵红，好久都不能复常。

在这难堪的沉默中，赵文华当然要反省。自觉是太过分了些，便放缓脸色加以抚慰。

“汝贞，”他说，“不是我坚持己见，实在是于你我的前程，大有关系。昨天还接到东楼的信，说已有人作好洋洋洒洒的大文章，等着向皇上奏贺削平大难。你想，是这样子的期待，不弄得漂漂亮亮的，行吗？”

“华公的意思我知道，无奈事情不容易。在桐乡的贼赃，如果一火而焚，只怕华公在各方面更不好交代。”

“这，我也想到了。”赵文华答说，“目前对贼酋是采用软禁的办法，就是要让他们投鼠忌器，烧了贼赃，诸酋罪实难道，必死无疑。我想，你不妨再骗他们一骗，叫他们写信回去，决不可轻举妄动！”

“这当然可以办到，而且一定有效。可是，能骗得几时呢？”

“骗得一时是一时。”赵文华说，“蛇无头而不行，小喽啰虽众，容易收拾。我也不信他们之间会讲什么义气，敢来行刺！”

他越说，头仰得越高，到后来竟是无视于胡宗宪，一个人仰天在自说自话了。见此光景，胡宗宪知道多说无益，且先照他的话，将软禁在平湖的诸酋先安抚下来再说。

然而对阿狗如何交代呢？胡宗宪坐在轿子里，不断在自问。直到快至府第，灵感突生，想到了一着险棋，定神细想了一会，觉得这步险棋，大可一走，但要非常小心。

回府立刻派人将阿狗找了来，在书房接见：“怎么办？”他一看
到阿狗就顿足，“我什么话都说到了，哪知赵大人竟像吞了秤砣似
的，铁了心了！”

接着，胡宗宪将与赵文华交涉的经过，细细说了给阿狗听。一再
申述，赵文华不相信会有人敢向他行刺。不受恫吓，事情就难办了。

阿狗听罢，气愤忧急，不由得便问：“那么，徐海就这么不明不白
做了冤鬼？”

“话不是这么说！我的本心你是知道的，只要有法子救他，我
一定照办。我知道你也很有计谋，不妨仔细想一想。”说到这里，
胡宗宪起身说道，“你就在这里坐一会，我批完几件要紧公事，马
上回来。”

这番举动，过于突兀，使得阿狗简直无法揣测他的用意。所可
断定的是，胡宗宪的举动，必有深意在内，该静下来好好想一想。

就在他困惑迷茫之际，已走到书房门口的胡宗宪却又站住了
脚，转身问道：“听说你读过书？”

“胡朝奉教我的。”阿狗答说，“识得几个字，不敢说读过书。”

“听你这两句谦虚的话，倒真是读过书的。”胡宗宪指着茶几说，
“你不妨看看书、解解闷。”

举动言辞越发诡异了。阿狗怔怔地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发了一
会呆，蓦然意会。三脚两步走到茶几前面，抓起那本书细看。

书是摊开着的，翻过来看封面，签条上题着“敕撰太平广记”六
个字。阿狗恍惚记得听胡元规谈过，宋朝有四部大书，每部都有几
百上千卷，如果真是宋版而又完整无缺，是很值钱的东西。倘有人
拿这些书来当，便是大客户上门，应该请到柜房里来议价。

然而“太平广记”是部什么书？阿狗却完全不知。翻到第一页

看，只见印着分类总题，名为“豪侠”。再看摊开着的那一页，第一行是“卷一九五”；第二行是“红线：杨巨源撰”。

他看过戏文“红线传”，只记得红线是位飞檐走壁、来去无声的侠女，却不甚记得其中的情节。因而掩卷沉思，希望唤起回忆。谁知就在将书合拢的当儿，掉下来一张字条，上写六字：“八月初九阅毕”，墨沈犹新，认得是胡宗宪的笔迹，再算一算日子，不由得大为惊奇——这天正是八月初九。

于是一连串的疑问和想象，在他心中浮起，恍惚意会到，胡宗宪暗示他看的，正是这篇“红线”——这篇小说中说：唐朝潞州节度使薛嵩，有个儿女亲家，是魏博节度使田承嗣，由于患了肺热症，想移镇河东，因而不顾姻亲的情分，召募勇士，打算吞并高爽的潞州，“纳其凉冷，可以延数年之分。”

薛嵩的势力不敌田承嗣，得此信息，日夜忧闷，计无所出。他家有青衣侍儿红线，善弹月琴，又通经史。薛嵩重用她执掌机密文书，号为“内记室”。此时见薛嵩好些日子寝食不安，叩问心事，薛嵩长叹一声，将田承嗣的阴谋，细细告诉了她。

红线以为不足为忧。要求薛嵩准她到田承嗣驻节之地的魏城一行。往返七百里，不须十天半个月。初更起程，五更复命，只需大半夜的工夫。

薛嵩知道她是异人，姑且听她所为。果然五更将尽，“忽闻晓角冷风，一叶坠落”，红线从魏城回来了。

据红线说，她在午夜过后不久，便到了魏城，直入田承嗣的卧室，取了他枕头边的一个金盒归来。换句话说，胸前佩着“龙文匕首”的红线，是留下了田承嗣的一条性命。

打开金盒内看，内中贮着田承嗣的“八字”。这是再也确凿不过

的证据。薛嵩喜不可言,当即亲笔写一封信说:“昨夜有客从魏中来,云自元帅床头获一金盒。不敢留驻,谨却封纳。”将金盒封在信中,遣派专使,马不停蹄地送交田承嗣。

到达魏城,已经半夜。而田承嗣正为无端失去了金盒,大事搜索,弄得一军忧疑,惶惶不安。薛嵩的使者,用马鞭叩击府门,要求立刻晋见。见到田承嗣,送上信和金盒,田承嗣惊得几乎晕倒。第二天备办重礼,专函道谢,向他的儿女亲家道歉并保证,决不会侵犯潞州。

看到这里,阿狗恍然大悟,胡宗宪是要找一个“红线”!可是疑问亦与之俱生,他要做“薛嵩”,何不明言?为什么藏头露尾,干此暧昧行径?

想到这里,他的心反而静下来了。因为他发觉胡宗宪是拿一种真正认为“后生可畏”,而不愿用对“厮养卒”的态度来看待他的心情相待。既然如此,就无须哀词相恳,更无须痛哭陈情,只要平心静气地交涉好了。

话虽如此,心头思绪如麻。不相干的细务琐事,次第奔赴心头。好久、好久以后,他才想通了一切,下定了决心。

于是,他踏着安详的步伐走出书房。静悄悄的走廊和院子,不知何时,一下子涌出来好些人,悄无声息地各据要路,是如临大敌,毫不放松的景象。

阿狗微感意外,毫不惊慌,反觉得有这一戒备森严的情况,可以证明胡宗宪已有周密的部署,因而也就对自己将要展开的作为,更有信心了。

“管家在哪里?”他站住脚,朗声相问。

“李大爷!”有个中年汉子应声而前,“有什么吩咐?”

“不敢当！”阿狗答说，“有两件事麻烦管家。第一，我有个伴当，名叫喜儿。托管家到辕门外，照牌下问一问，如果在那里，就烦管家带他来。”

“是！第二件呢？”

“第二件是，我即刻要见总督。”

“这——”那管家面有难色，“我家老爷肯不肯接见，我不敢说。”

“那不要紧。要紧的是，有句话必得跟总督说清楚。只要这句话说清楚，总督一定接见。”

“噢！有这样的事？”

“一定会有这样的事发生。总督知道，只要你肯通报，总督怎么忙，也得抽出工夫出来叙一叙。”

听他说得这样有把握，那管家便如言照办。不久，喜儿由卫士领了进来。阿狗关照他即刻回桐乡通知张怀，说事情办得很顺利，所以必须留在嘉兴。桐乡方面，请他会同张义胜等人尽力维持。

接着，胡宗宪回到书房，阿狗要求从人回避，胡宗宪也答应了。弄清楚了周围确无第三者，他才把那本“太平广记”拿到手里，微笑着注视胡宗宪，却不开口。

胡宗宪亦报以会心的微笑，“这是部很有趣的书。”他说，“是不是？”

“还是部宋版，拿到典当里，至少可以当三百银子。这样珍贵的书，别人都是用锦套子装起来，当摆饰看的。不像大人这样，随便拿来看消遣。”

“书原是要人看的。”胡宗宪问道，“你想来看了？看的哪一篇？”

“就是大人刚看完的那篇。”

“哦，”胡宗宪逼视着他，“有何心得？”

“鉴古知今，倒有许多感想，也有许多疑问。”

“很好！你说来我听听。”

“谁是田承嗣？”

胡宗宪笑了，“总不是我吧？”他说。

“我希望大人是薛嵩。”

胡宗宪倏然动容，知道阿狗已充分领悟了他的暗示。脱口答道：
“只要找得到红线，我何乐而不为薛嵩？”

这表示他有救徐海的诚意，也有在出事以后，所必需的担当。可是事情做起来还是不容易，阿狗答说：“红线不容易找。有红线那样的本事容易，有红线那样识大体，知分寸很难！”

“着！”胡宗宪情不自禁地猛拍大腿，“强将手下无弱兵！你能见得到此，说出这两句话来，真正难能可贵。”

“大人过奖了！”阿狗问说，“红线不容易找，怎么办？”

“不会找不着。找不着就让田承嗣料透了，潞州果然无人！”

这是激将法，阿狗自然意会得到。不过，他不肯自告奋勇，因为他实在没有红线那样的本事。而胡宗宪不可能在暗中做薛嵩，不便公然袒护。那一来，出事以后，自己可能会被捕，而被捕就是死罪。拿自己的命去换徐海的命，固无所惜，只怕白白送了性命，未免太冤。如今整个情势的曲折原委，以及关键所在，只有自己最清楚。这一层紧要关系，更不能不彻底考虑。

因此，尽管胡宗宪是迫切催促的神态，他仍旧沉默未答。而胡宗宪却终于忍不住说破了。

“我看，你就是红线！”

“大人太看得起我了。”阿狗答话，“我是想做红线。”

“那好啊！见贤思齐，义无反顾，你迟疑些什么？”胡宗宪脸色

突然变得非常威严，“我的心事都透露给你了！你想不做也不行！”

看他的脸色，不但没有半点开玩笑的味道，甚至也没有丝毫虚言恫吓的样子。阿狗对于彼此半真半假，用隐语探讨的局面，一下子扭得这么紧，亦颇感意外。设身处地替他想一想，亦无怪其然——他要防自己去告密，或者泄露真相，传到赵文华耳中，说胡宗宪打算买刺客杀他，而且是勾结了海盗。这一本奏上朝廷，胡宗宪的下场就决不会好过张经。

事情是很清楚了，倘或自己不愿不顾一切地答应下来，就绝不能活着出总督行辕。这是中了陷阱，还是自投罗网？都不必去问了，要问的是，在这样做之前，能不能得到确实的保障，必可换来徐海的性命？

于是他亦用同样严肃的语气答说：“事到临头，不许人闪避。其实，我亦没有闪避的意思。否则只要装糊涂，何必求见大人，自惹麻烦？我刚才说的是实话，我没有爬高落低，可以不惊动人而去到‘田承嗣’卧房的本事。只有在大庭广众之下，等‘田承嗣’出场的那一刻，拼着性命不要，去吓他一下。那一来，我也许当场丧命，也许被打在死牢里，反正决计脱不了身！‘潞州’是不是能够保全，我就连问都没法问一声了！”

“原来你是这么在想。”胡宗宪的脸色缓和了。严霜化作春风，微笑答道：“你请放心！不但‘潞州’可以保全，我连‘红线’亦一定保全。”

“是的！”阿狗答说，“我已经料到大人会这么说。”

就这一句话，又惹得胡宗宪勃然变色，“你是指我空口说白话？”他戟指相问。

阿狗毫不畏缩，反而昂一昂头答道：“莫怪我小人之心。”

“也不能说你小人之心。”胡宗宪冷静了，想了一会问说，“你要